

胡適之先生紀念集



學書局印行

胡適之先生紀念集

胡適之先生紀念集

編輯者：馮 愛 羣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代表人：馮 愛 羣

發行者：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五〇號
郵政劃撥帳戶二四六六號
電話：三二一〇九七

定價新台幣二五元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九月景印再版

內政部核准登記登記證為內版臺業字第〇八八四號

胡適之先生紀念集目錄

第一編 生平

胡適博士生平與著作·····	中央社·····	一
我所親炙的胡適之先生·····	程天放·····	三
我所認識到的胡適之先生·····	沈剛伯·····	七
胡適之先生二三事·····	陶希聖·····	一二
輓胡適之先生·····	齊如山·····	一六
吹不散的心頭人影·····	阮毅成·····	一七
我記憶中的適之·····	趙楊步偉·····	一九
追述往事·敬悼胡師·····	錢用和·····	二二
往事憶舊·····	那康君·····	二五
交淺印象深·····	曹旭東·····	二七

風雨淒其憶大師·····	南君·····三〇
王世杰談胡適與政治·····	李青來·····三一
趙元任在美哭胡適·····	王彤·····三七
毛子水教授談胡適思想對於現代青年的影響·····	李青來·····四三
見微知著話胡適·····	李青來·····四七
當國家艱危時的胡適先生·····	李青來·····五〇
從瑣事看胡適·····	趙光裕·····五三
從小事看胡博士·····	子衡·····五五
博士與麻餅小販·····	馮仁安·····五八
護士小姐談胡博士·····	黃肇珩·····六三
學者與司機·····	劉芳剛·····六五
天生情種胡博士·····	謝庭萱·····六七
胡適生前舊語·····	合衆國際社·····七〇
胡適之先生軼事·····	顧翊羣·····七一

第二編 逝世前後

最後的酒會·····	風舟·····	七五
傷心豈獨胡夫人·····	李勇·····	八三
生死之隔一小時·····	楊蔚·····	八五
錢思亮報告胡適病逝經過·····	中華日報·····	八八
最後講詞·····	中央社·····	八九
遺囑·····	聯合報·····	九一
天，爲什麼不許他再活十年·····	彭麒·····	九三
萬人瞻仰遺容·····	中央社·····	九五
公祭胡博士側記·····	各報·····	九七
胡適博士入殮記·····	于衡·····	九九
哀樂聲裏靈車過·····	姚鳳磐·····	一〇二
吹不散的人影·····	黃順華·····	一〇七
哲人其萎四海同悲·····	中華日報等·····	一一一

第三編 各界的評論

悼念胡適之先生	中央日報	一一九
敬悼胡適博士	新生報	一二〇
敬悼胡適之先生	聯合報	一二二
敬悼胡適之先生	中華日報	一二四
大星之隕	徵信新聞	一二六
平易中的偉大	大華晚報	一二九
建議政府國葬胡適博士	民族晚報	一三一
悼一代哲人胡適	自立晚報	一三三
悼胡適先生	香港時報	一三五
胡適先生是愛國主義者	工商日報	一三七
敬悼胡適之先生	公論報	一四〇
自由、科學、理性	徵信新聞	一四二
胡適與言論自由	聯合報	一四四

敬悼胡適之先生·····	自立晚報·····	一四七
表彰胡適以勵後人·····	民族晚報·····	一五〇
敬悼胡適之先生·····	張其昀·····	一五一
敬悼胡適之先生·····	李 璜·····	一五五
淚如泉湧悼念胡適之先生·····	蔣勻田·····	一五九
弔胡適之先生·····	羅敦偉·····	一六一
感謝胡先生·····	方 豪·····	一六三
悼念一代哲人·····	劉東巖·····	一六五
親切誠摯的人·····	孫克寬·····	一六七
寒風淒雨哭大師·····	蘇雪林·····	一六九
我投了胡適一票·····	王承彬·····	一七二
哀悼胡適之先生·····	余序洋·····	一七五
悼胡適之先生·····	甘立德·····	一七七
功不唐捐·····	吉 人·····	一八二

胡適平議	一八三
美時代雜誌論胡適	一八六
第四編 輓聯詩文集粹	
一、輓聯	一八九

第一編 生平

胡適博士生平與著作

中央社

名滿中外的學人，新文化運動領導者，哲學家胡適博士，於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廿四日下午七時十分以心臟病突發，逝於臺北市近郊南港中央研究院內。

先生字適之，生於民前廿年十二月十七日，享年七十一歲。先生原籍安徽績溪，自幼聰穎過人，八歲時已能自修讀書，清光緒卅年赴上海，入梅溪學堂，繼入澄衷學堂，每次考試必列第一名。宣統二年，考取官費留美學生，赴美國入康奈爾大學農科，不久改讀文科。以論文得柯生獎學金。嗣改入哥倫比亞大學，就學於名哲學家杜威博士，因著先業名學史一書，得哲學博士，其才氣縱橫，文名已先揚於世界。

民國六年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即努力於白話文運動，並刊行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所著文學革命論文及白話詩等，引起舉國注意，一時毀譽畢集，然其主張終在中國得以闡揚光大。嗣漫遊歐美各國。

民十七年，回國就任中國公學校長，民十八年被推為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民廿年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七七」抗戰爆發，離平赴歐美各國聘問。

民廿七年九月任駐美大使，因其學術界地位之崇高，甚受美國朝野敬重，於戰時外交多所貢獻。勝利後，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卅五年及卅七年兩次國民大會，均被選為國大代表，並被推為大會主席。

卅七年底大陸剿匪局勢逆轉，先生以「苦撐待變」四字勉勵華北軍民，其本人於北平陷落前夕始南下，嗣即赴美國講學，四十一年十一月及四十三年二月，曾兩次返國講學，四十六年二月在美國施行胃潰瘍割治手術，四十七年四月返國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先生早年心臟即呈衰弱，四十九年三月九日發生近年來首次心臟病，進入臺大醫院休養，因病狀輕微，旋即康復出院，五十年二月廿五日舊病復發，再入臺大醫院，至四月廿二日出院。

胡夫人江冬秀女士遠居美國，因胡博士病，決心回國陪伴，於同年十月十八日抵臺，十一月廿六日，先生再感不適，進入醫院，並在院中渡過其七十歲生日，至今年元月十日始出院返家靜養。

先生最近曾出席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並於逝世當日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會議，因久病之身，不堪勞累，病逝會場。此一偉大學人之死，實為我國學術界莫大之損失。

胡適先生歷任北京大學教授、系主任、院長、校長、光華大學教授、中國公學校長兼文理學院院長、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兼編譯委員會主任委員、德國普魯士學會會員、駐美國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名譽顧問、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美國蓋斯頓圖書館館長、國大代表、中央研究院院長、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他所主辦過的刊物，有競業旬報、留美學生季報、新青年、每週評論、努力週報、現代評論、新月雜誌、大公報星期論文、獨立評論。

他的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即中國古代哲學史；卷中即古哲學史前七章），每篇小說（選譯，第一集；第二集），嘗試集（新詩），胡適文存（一、二、三、四集，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即文存第四集），章實齋先生年譜，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即先秦名學史），新學制國語教科書（初中用，與顧頡剛、葉紹鈞、吳研因合編），戴東原的哲學，詞源（選編），白話文學史（上卷），廬山遊記，人權論集（與羅隆基、梁實秋合著），神會和尚遺集（校編），胡適文選，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前九章，油印本），淮南王書，中國文學史選例（卷一，古代），中國中古思想史的提要（十二講），四十自述（第一冊），中國文藝復興（英文），哲學的改造（與唐肇黃合譯），南遊雜憶，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選編），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與蔡元培、王雲五合編），藏暉節記（即胡適留學日記），中國也正為保衛一種生活方式而戰（英文），胡適的時論一集，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齊白石年譜（與黎錦熙、鄧廣銘合著），水經注版本四十種展覽目錄（北大五十週年紀念），臺灣紀錄兩種（與羅爾綱合校編），胡適言論集（甲編；乙編），丁文江的傳記，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

我所親炙的胡適之先生

程天放

我第一次看見胡適之先生，是在民國七年五月間。那時我是復旦大學三年級的學生，一天報上登載杜威博士在江蘇省教育會公開演講，由適之先生翻譯，我和許多同學都去聽。當時適之先生在「新青年」上

鼓吹文學革命，批評舊傳統，舊習慣，上海一般知識青年都囂於他的大名，却沒有見過他，也沒有看過的照片。在電車上我們就想像胡適是怎樣一個人物，大家以為他一定西裝筆挺，神氣十足，是一個典型的留學生。等到他陪杜威走上講台時，穿的是一件長衫，態度謙恭和藹，不像一般留學生，而像中國傳統的學者，大出我們意料之外。這初見的印象深深刻在我腦海中。

我第二次看見適之先生，是在民國九年夏天，我到北京，參加教育部舉辦的各省公費留學生考試。我報考哲學門，由適之先生主持口試。那時應留學考試的人不多，所以他口試時問了我相當久。那次晤面後，一直到民國十八年，我擔任安徽省教育廳長，有一次到上海，才到適之先生的寓所拜訪，請教他關於教育的見解。此後又一別九年，到民國二十七年八月，我辭去駐德大使職務，經過倫敦返國，那時他恰好在倫敦，我們在大使館同席，而且又住同一家旅館裏，可是我到倫敦第二天，他就去美國，所以談話時間也不多。

三十四年一月，抗戰勝利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倫敦召集制憲會議，政府派代表團參加。適之先生是首席代表，我是代表之一，另外三位代表是羅志希、趙元任、李潤章先生。我和適之先生又同住一個旅館裏，整整四週的時間，我和他朝夕在一起，我對他的思想行為才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同時他對我的了解也可說是從那時開始。回國後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我則在南京供職，要等他到南京開會的時候，才有機會見面，可是他的事情忙，訪客多，所以無法深談。三十八年九月，政府派我出席聯合國第四屆大會，那時適之先生正住在紐約。我在紐約三個月的時間，會到他寓所多次，每次都談一兩小時。當時政府由南京遷廣州，由廣州遷重慶，由重慶遷成都，最後退到臺灣。許多知識分子都向中共靠攏投降，可是適之先生對

自由民主的信仰堅定不搖，認爲反民主反科學反人性的共產黨必然失敗。

在三十九年到四十三年我擔任教育部長期間，適之先生曾返國兩次，每次我都和他暢談反共和改進教育等問題。四十四年春天我應邀到美國講學，在紐約住了一年，常和適之先生見面。四十六年夏天我回國。四十七年四月他也返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這三年多我因爲職務比較清閒，所以常到南港去請教。我們所談的包括政治、教育、科學、文藝、歷史、哲學、宗教、美術等，真是上天下地，無所不談。適之先生學問的淵博，使得我得了許多益處。我尤其感激的，是在我寫「美國論」時他給我許多鼓勵，並且在臺大醫院養病時間，寫了一篇三千多字的「讀後記」。

我最後一次和適之先生談話，是今年二月十日。我到福州街廿六號去看他，他很愉快地告訴我三天前收到朋友從美國寄來他五十年前登載「留美學生季報」的一篇文章「康南耳君傳」。他立即將它影印，並且贈送我一份。那篇傳記有四千多字，是用文言寫的。我講「這篇傳真值得珍貴，因爲你四十多年來已經不再寫文言文了」。我當時匆匆看了一篇完全是史記漢書列傳的文體。我就對他講：「因爲你的國學功夫很深，所以改寫白話文後，非常流麗生動，沒有受過舊文學陶冶的人，恐怕就寫不出很好的白話文」。他不同意我的見解講：「正因我讀古書太多所以寫出來的白話不够白，不够徹底。」我說不然，任何國家筆下寫出來的文，總和嘴上講的話多少不同。美國人講話決不會像「紐約時報」的社論，英國人講的話也決不會像「泰晤士報」的專文，所以中國的白話文也不必和口語同樣的白才算好。他聽了大笑。

適之先生對於中國思想學術的貢獻早有定評，我不必再贅一辭，我只想就我多年親炙，認爲最值得欽佩的幾點，介紹給讀者。

第一、一般人往往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新思想新文化是和舊倫理、舊道德不相容的。因此有些人就利用新思想，新文化做護符，來做陰險薄檢，腐化墮落的事。適之先生對幾千年來不合理的傳統習慣，予以嚴正的批評，可是他的立身處世，却完全符合中國的倫理道德。他對母親非常孝順，他和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長作主訂定的，在結婚以前，兩人沒有見過面，可是他對夫人終身敬愛，到老不渝。他對義利之辨非常分別，對不應得錢一介不取。他鼓吹民主自由幾十年如一日，不論環境如何艱難，他決不屈服，決不放棄他的信念，這正是儒家執都弘信還焉的精神。我認為一定要有適之先生這種人格，才够得上批評傳統和提倡新文化。總統執適之先生聯誼他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的，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真是非常允當。

第二、地位高的人往往有驕矜的態度，盛氣凌人，學問好的人又往往有不近人情的怪脾氣，不容易和別人相處。適之先生是一代大師，名滿天下，但是也非常溫和恭和藹，平易近人。他對政治、社會、教育、文化、各方面重大問題，都有主張，可是他決不抹殺旁人的意見。我和他多次長時間談話中，常常提出和他不相同，甚至相反的意見，他一點不見怪，有時認為我的理由充分，不惜捨己從人。有些寫文章批評他的人，常常用過火的語句，他對我說，「還是關照我」但是毫不生氣。他對任何人都很有禮貌，都很親切，有許多青年為他這種誠懇的態度所感動。他的生活很簡單，飲食很隨便，一點沒有怪癖和名士氣，他對僕役也從來不加呵斥。因此，他生前可以和任何階層的人接近，也因此，他死後贏得商人、學生、和他的司機的眼淚。

第三、適之先生除了做過四年的駐美大使外，一生都是從事教育和學術工作，可是他爲了對國家民族

的前途，不能不談政治，不能不寫有關政治的文章。因為他是個學者，而從政的經驗又太短，所以他的政治主張有時免不了天真，例如四十五年，他向我談起，曾建議總統國民黨可自動分而為二，以實行兩黨政治，我當時就講事實上是行不通的。毋庸諱言，他對國民黨有不滿意的地方，對政府也有不滿意的地方，可是他只是向黨的負責人或政府負責人當面直言，而決不任意公開批評，尤其不肯在外國人面前講本國政治上的缺點，來削弱政府的威信。這和有些自命民主人士比較，專門在美國人面前罵政府，企圖以美國的力量來推翻政府，讓他們掌握政權，人格的高低真是不可以道里計了！近年來凡是想利用他的聲望，來做反政府反國民黨的幌子的，都為他所拒絕。這說明他是國民黨和政府的一個諍友，他的批評完全出於愛國家、愛民族的動機，他個人絕沒有政治野心，也絕沒有權位觀念。

像適之先生這樣一個卓越偉大而又富於正義感和愛國心的學者，思想家，假如能够活到八十歲、九十歲，他對於國家民族，對於世界學術，必然有更大的貢獻。不料因為心臟病的關係，使得他不滿七十一歲就離開人世，這實在是中國的大損失，也是整個人類的大損失，一切崇敬他懷念他的人們都免不了哀痛。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們保持他的精神，追隨他的步趨，繼續為民主自由奮鬥，顛覆參加反共抗俄工作，使得暴政早日推翻，大陸早日光復，適之先生死而有知，一定含笑於九泉的。

——中央日報二月二十八日

我所認識到的胡適之先生

沈剛伯

祇發一個哲人是「蚍蜉撼樹」，恭維一個哲人是泰山上堆土；誹謗和頌揚固然是毫不相問的兩件事，

但其爲白費氣力，而於哲人的價值一點也沒有增損，則一也。所以胡適之先生逝世以後，我想不必爲他寫一個字。那知道「時與潮」的主持人偏至再三地強迫我做泰山上堆土的工作，他的理由是因爲我既不是適之先生的門生故吏，又和他沒有世交鄉誼，說起話來可以比較客觀。這種提議倒令我無法回駁，只好打銷我原有的主張，把我所認識到的胡先生加以直率拉雜的描寫。這等於小孩子以「如盤」「如湯」的話來形容太陽，何嘗能刻畫太陽之萬一，比替蔣孫班 (Clea Jenson) 刻墓碑的那位無名石匠所用的一字之褒，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計了！

適之先生對於中國的大貢獻是（一）促成並普及以白話爲發表思想的工具，使教育得以普及；（二）提倡並闡揚科學，使西洋文化在中國受到相當的重視；（三）用科學方法整理中國三四千年來的史料和學術，去其糟粕，擷其精華，使一般沒有成見的中外人士能得到一條正路，去尋求那茫茫然的「墜緒」；（四）集中國，希臘，和近代歐美各自由主義之大成，不顧忌諱地加以宣揚，使人性尊嚴之說在今日極權主義所造成的黑暗世界之中，還能發出一絲光芒；（五）以實際的行爲表現出他的愛國精神，差不多可以使「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這五點是中外學人所共知共信的，用不着我詳加陳述。我現在所要寫的只是我所知道他一些言行的細節，也是最足以使我敬佩的些地方。

我第一次見胡先生是民國十五年，在倫敦郊外，一個英國朋友，名叫 Slocum 的家中。我們賓主三人（主婦未參加）在飯後長談，幾至夜半。那時候正是北伐的初期，多數英國人都以爲國民黨排外，仇英，傾向共產；Slocum 先生固深愛中國，然亦深以此爲慮。胡先生却毫不保留底說這是中國的一大轉機，因爲要使中國近代化，就非除掉割據的軍閥，讓國民黨完成統一的工作，來實行三民主義的政治不可。他並